

Franz Kafka
Der Prozess

审判

〔奥〕弗兰茨·卡夫卡 著
文泽尔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

审判

[奥] 弗兰茨·卡夫卡 著

文泽尔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审判 / (奥) 弗兰茨·卡夫卡著; 文泽尔译. -- 天津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9.4

ISBN 978-7-201-14370-5

I. ①审… II. ①弗… ②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奥地利-现代 IV. ①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99972号

审判

SHEN PAN

出 版	天津人民出版社
出 版 人	刘 庆
地 址	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
邮政编码	300051
邮购电话	022-23332469
网 址	http://www.tjrmcbs.com
电子信箱	tjrmcbs@126.com

责任编辑	王 琤
产品经理	朱 琳
书籍设计	朱镜霖

制版印刷	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 销	新华书店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	880 × 1230毫米	1/32
印 张	9.5	
印 数	1-10,000	
字 数	175千字	
版次印次	2019年4月第1版	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49.80元	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联系调换(021-64386496)

“一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。”

目 录

- 第一章 被捕 - 与格鲁巴赫夫人的谈话 - 然后是布尔斯特纳小姐 1
- 第二章 初次调查 38
- 第三章 在空集会室内 - 大学生 - 办事处 59
- 第四章 布尔斯特纳小姐的女性朋友 91
- 第五章 打手 102
- 第六章 叔叔 - 莱妮 112

第七章 律师 - 工厂主 - 画家 140

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 - 解雇律师 205

第九章 在大教堂 245

第十章 结局 277

译后记 末法的温床 285

第一章

被捕 - 与格鲁巴赫夫人的谈话 - 然后是布尔斯特纳小姐

有人诬陷了约瑟夫·K.，肯定的。因为，在这天早上，他被捕了——但他什么坏事都没做。每天八点，女房东格鲁巴赫夫人的厨娘，都会按时把早餐给他送过来，可她今天却没来。这样的事情，过去还从未发生过。K. 又耐心等待了一小会儿：他靠在枕头上朝外看，发现住在家对面屋子里的那位老太太，正用一种平时完全见不到的好奇目光，隔窗打量着他。又一会儿之后，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同寻常，与此同时，肚子又饿，便摇了铃。铃声一响，通往隔壁的那扇门后面，马上就有人敲门回应，然后，一个从来没在这座宅子里见过的男人，从隔壁走了进来。这男人高高瘦瘦，但肌肉又很结实，他穿一套合体贴身的黑色套服——像是旅行时穿的那种全套西服，上面有各式各样的褶线、口袋、金属针扣和普通衣扣，以及一条皮带，东西多到让人搞不清楚，这套看起来似乎很实用的衣服具体是用来做什么的。“你是哪位？”床上的 K. 半坐起身来，问道。然而，那男人的回答却是：“是你摇的铃？”——他直接忽略了 K. 的

询问，仿佛暗示他此刻的现身 K. 必须得学会默默忍受。“安娜本应该给我拿早饭过来的。” K. 说完这句话后，便暂时保持沉默，集中精神，冥思苦想，打算搞清楚这男人究竟是谁。不过，这人却没给 K. 多想的机会，他转身走向通往隔壁的房门，把门打开一条缝，向某个显然就藏在门后面的家伙汇报道：“他提要求了，希望安娜给他把早饭送过来。”这句话说完后，隔壁房间立即传来一阵哄笑声。笑声很快停了下来，快到让人无法分辨清楚，那笑声究竟是来自一个人，还是一群人。尽管门后面那个陌生男人不可能预先料到他的这个要求，对此肯定一无所知，却还是用传达官方命令般的口吻回应 K. 道：“这是不可能的。”“可真是新鲜事啊，” K. 一边说着，一边蹦下床，飞快地穿好了自己的裤子，“我倒要瞧瞧看，隔壁究竟来了什么人，格鲁巴赫夫人到底要怎么为我所受到的这番惊扰负责！”话声刚落，他就意识到，这句话真是不该出口。因为，他这样一说，似乎就意味着，他已经默认了陌生人在此出现的合理性。不过，默认与否，对 K. 而言其实已经不重要了——他怎么想都罢，陌生人就是这么理解的，因为那陌生人立即又回答道：“你是不是还是留在这儿比较好？”“我不打算留在这里，也不打算再多说一句话——如果你们不跟我解释清楚。”“已经解释得够清楚的了……”陌生人说，然后又自作主张地打开了通往隔壁的房门。K. 主动走进了隔壁房间：一眼看去，这房间里的情况，跟昨晚也没什么不同。隔壁房间是格鲁巴赫夫人的起居室——这个摆满了家具、装饰品、瓷器和照片的房间，今天似乎比以往要稍微宽敞些。但这也不是进

去的时候就能马上看出来的，尤其是最明显的变化在于有个男人正坐在开着的窗户旁看书。看书的男人此时已抬起头来，他看了 K. 一眼，说道：“你应该待在自己的房间里！弗兰茨没跟你说过去么？”“他说过，不过，你们到底想干吗？” K. 一边答着话一边把自己的目光，从这个刚见面的人身上，移向那个叫弗兰茨的家伙——弗兰茨仍旧站在门边。然后，他又把目光移回到看书人身上。通过那扇开着的窗户，K. 又看见了住在对门的那位老太太：这时，老太太已经转移到了正对着隔壁房间的那扇窗户前面，为了满足自己作为老年人特有的强烈好奇心，她打算把这里发生的一切，看个一清二楚。“我想见格鲁巴赫夫人。” K. 说着，同时扭动了一下身体，仿佛打算甩开缠着他的这两个人，然后赶紧离开——尽管那两个人实际上离他远得很。“你不能见她。”坐在窗前的那人答道。他把书扔到一张小桌上，站起身来，说：“你也不能离开，因为你被捕了。”“看这架势，我好像真是被捕了。” K. 说，“可我为什么会被捕呢？”他追问看书人道。“我们没有得到允许，不能告诉你原因。回你房间去，在那儿等着。现在已经在走正式的诉讼程序，在合适时候，你会知道一切的。要知道，我这么亲切友好地跟你对话，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。除了弗兰茨以外，我希望自己刚才说的话，没有被任何人听见——实际上，就连弗兰茨自己对你也挺亲切的，这同样违反了各项规定。如果在确定之后的看守时，你的运气还是这么好的话，那你多少也可以安心了。” K. 打算坐下来，不过这时他却发现，在这整个房间里，除了窗边有把扶手椅外，再没有任何可以坐的地方

了。“认清现实：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确凿无疑。”弗兰茨说，他和另外那个男人同时朝着 K. 走了过来。两人都比 K. 高，尤其是后者，明显比 K. 高大许多：走近之后，他不停地拍打着 K. 的肩膀。两人检查了 K. 穿着的睡衣，对他说，他现在必须马上换上一件比这件睡衣质量差得多的衬衣；他们还告诉他，换下来的睡衣，还有他的其他衣物，他们都会负责妥善保管，如果案子的审判结果不坏，他就能取回这些衣物。“把东西交给我们保管，比交到仓库里要好。”他们说：“因为，仓库里时常会有侵吞私用的情况出现。除此之外，每过一段固定时间，那里的人就会把所有寄存的东西统统卖掉，压根儿不考虑相关的诉讼流程是不是已经完结。要知道，像这样的程序，可是要走很久的——尤其最近这段时间，比以往拖得更久了。虽然在整件事尘埃落定后，仓库会给你退些钱。不过，这笔钱首先就很少：毕竟，在卖出东西的时候，决定最终售价的，并非公平拍卖的最高价，而是行贿数额的最大值；况且，根据经验，卖掉东西后得来的钱，在一次又一次的转手，一年又一年的等待当中，还会进一步减少。”K. 对这一劝告几乎毫不在意——对于那些未来仍有可能属于自己的东西，K. 尚且不至于过高估计自己对其所拥有的支配权。对于他而言，相比之下更重要的，是弄明白自己目前的处境；但是，面对着这两个人，他根本没办法思考。第二个看守（没错，他们只可能是看守）的肚子一直抵着他，简直太亲昵了。只要稍一抬眼，K. 马上就能看到一张与这肥胖身材完全不匹配的脸——干巴巴的、瘦骨嶙峋，上面长着一只肥厚的、歪向一边的鼻子——

正越过他本人，跟另一个看守挤眉弄眼，悄悄交换看法。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人？他们说的都是些什么？他们究竟属于哪个部门？无论如何，K. 倒确实是生活在一个法治国家，到处都是一派安定祥和的景象，所有法规运作正常，谁又胆敢在他的住所里直接逮捕他？一直以来，K. 都倾向于对周遭一切尽可能采取乐观态度，只有当最坏的事情闯到眼前时，他才愿意相信这果然是最坏无疑，否则，无论将要面对什么，他都不对未来加以评断。然而，此时此刻，这种方式对 K. 而言，似乎不太可行：诚然，把这一切视作玩笑——视作一个粗鄙的、因为种种目前尚未知晓的原因（或许因为今天刚好是他三十岁的生日）、由他在银行里的同事们筹划的玩笑——这当然也是有可能的；或许他只需要以某种特定方式，当着这两个看守的面开怀大笑就行了。或许，这两个看守的真实身份，不过是大街角落上随便找来的杂役苦力而已，他们看起来也和杂役没什么两样——尽管不能肯定，但这一次，K. 第一眼看见那个看守弗兰茨时，便已经明白无误地决定，绝对不将自己面对这些人时所拥有的、哪怕最微小的优势拱手让人。因为，一旦他放弃了，人们以后或许就会说，K. 这个人，根本不懂开玩笑这回事。K. 留意到了一种很微小的危险——他回忆起（尽管从既往经验中学习，绝非他的习惯）过去，哪怕是在一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状况下，自己的朋友们也不会对各种可能的后果放松警惕，遗漏哪怕最微小的可能；反观他自己，因为做法跟他们不一样，事情的结果往往就会惩罚他。这种情况不应该再出现了，至少这次不行：如果这是一场喜剧，他也应该主动参演。

他还是可以自由行动的。“请你们让一下。”K.一边这样说着，一边快速从两个看守中间穿过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。“他看起来还挺冷静的。”K.听到身后有个看守这样说道。回到自己房间后，他立即拉开写字台抽屉——抽屉里的一切都放得规整有序，然而，因为心情太过激动，那些K.很想找到的、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，一时之间反而找不到。终于，K.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证：他本想马上拿着这证件去找那两个看守理论，但转念一想，区区这张证件也太微不足道了，便继续寻找起来。最后，他终于翻出了自己的出生证明。当他重新回到隔壁房间时，正对着的那扇门打开了，格鲁巴赫夫人想要从那边进来。不过，能够见到她的机会，也只在眨眼之间：因为她才刚一认出K.，马上就表现出显而易见的尴尬，她一边向房间里的人们请求原谅，一边从他们眼前离开，并且还格外小心地关上了房门。“你大可以进来的。”K.刚才完全可以这么说。但是，他此刻却呆站在房间正中位置，手里拿着证明自己身份的文件，眼睛一直看着那扇房门——门并没有再度打开。直到坐在敞开窗户下方小桌旁的看守喊了K.一声，他才回过神来。与此同时，K.也看到，两个看守正在大嚼本应属于他的早餐。“她为什么不进来？”他问道。“她不可以进来，”高个子看守说，“因为你毕竟已经被捕了。”“我怎么可能被捕？怎么可能以这种方式被捕？”“现在你又想从头再来一遍，”其中一个看守一边说着，一边把一片黄油面包放进小蜂蜜罐里蘸了蘸。“这类问题，我们是不会回答的。”“你们必须回答这些问题，”K.说，“这里有一些我的合法证件，现在，轮

到你们把对应的证件展示给我看看了——首先是逮捕令。”“天知道你是怎么搞的！”看守说，“竟然连自己目前的状况都拎不清，还跟我们不断进行全无用处的较量，一点不愿消停——要知道，我们现在很可能是这世上与你最亲近的人了。”“千真万确，你还是相信这番话为好。”弗兰茨说，他手里端着咖啡杯，不过并没有放到嘴边喝，而是用一种耐人寻味，或意味深长的目光，仔细打量着 K。与此同时，K. 也不由自主地与弗兰茨进行起沉默的眼神交流来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拍了拍自己找出来的那些证件，说：“这些，就是能够证明我身份的证件。”“你觉得我们会在乎这些？”高个子看守忍不住喊了起来。“你此刻表现得比一个小孩子还恼怒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以为跟我们这些看守讨论讨论身份证明和逮捕令，就能够让你这见了鬼的诉讼官司赶紧收尾吗？我们只是系统里的底层员工罢了，对于辨别身份证明这样的事情，根本就不熟悉；除了每天负责看押你十个小时，以此来换取薪水外，对你的案子也根本没有太多想法。以上就是关于我们的一切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有事看出来，我们效劳的那些高级机构，在下达这次逮捕命令时，肯定已经有了充分的逮捕理由，犯人的情况，也早就调查得一清二楚。在逮捕你这件事上，是没有任何差错的。我们的那些机构，就我对他们的了解——噢，我也只了解其中那些级别最低的成员而已——就他们来说，是从来不会在普通民众当中寻觅罪行的，而是正如法规中宣称的那样，是由罪行所牵引，必须派我们这些看守过去：这就是法律。这其中怎么可能会有错呢？”“这样的法律，我可不知

道。”K.说。“那样的话，对你而言就更糟糕了。”看守说。“很可能仅仅存在于他们的脑袋里。”K.说——他试图通过某种方式去揣摩看守们的想法，以便令他们对他稍微让步些，或者使自己适应他们的节奏。可是，看守依旧执拗地说：“你将会为这件事吃不少苦头。”弗兰茨插话道：“瞧瞧，威廉姆，他已经承认，自己不知道相关法律，可他同时又宣称自己无罪。”“你说得很正确，但他却完全没办法理解。”另一个看守说。K.没有继续回应了。他心想：难道我就必须被这两个最低等的官僚走狗——他们甚至连自己都承认，自己是最低等的——嘴里的无稽之谈搅得晕头转向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嘴里谈论的东西，就连他们自己都不能理解。他们的可靠，仅仅在他们愚蠢的护航之下，才变得可能。与其跟这些人进行冗长至极的交涉，还不如去找个跟我智力相当的人，说上寥寥数语，一切就都能水落石出。K.在房间里能够走动的空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几遍，又看见了对面屋子里的那位老太太，她正把一个比她还要老得多的老人扯住，将他拽到窗前。K.必须得让这出闹剧收个尾了。“把我带到你们上司那儿去。”他说。“那得等到他愿意见你才行，不会提前的。”那个被另一个看守称作威廉姆的看守说道。“还有，现在我劝你，”他补充道，“回你自己的房间去，安安静静待在那儿，耐心等待，看看等着你的将会是什么。我们奉劝你，别被那些一点用处都没有的胡思乱想给弄晕了头，集中精神，好好考虑清楚——很快就会有有人向你提出不少麻烦要求。你对待我们，并不像我们对待你那么热情周到。你忘了，无论我们是什么人，至少此刻，相比你而

言，我们完全是自由身——这可是个不小的优势。尽管如此，如果你有钱的话，我们还是很乐意给你从对面的咖啡馆带一小份早餐过来的。”

K.一言不发地伫立片刻，对这个提议不置可否。要是他此刻马上去打开隔壁房间，或者甚至是通往客厅的门，没准那两个看守也不敢来阻挠他——或许这才是将整件事推向高潮、一举解决的最简单办法。可是，他们也可能会直接逮住他，而且，一旦他此刻处在了下风，自己截至目前费尽心思保有的一切优势，也就消耗殆尽了。因此，K.便将解决方案的稳妥摆在首位、视作优先：一切务必顺其自然才好——他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，无论是他，还是看守，都没有再多说一句话。

他一下子躺倒在自己的床上，从盥洗台上拿过一只漂亮的苹果，这是他昨天晚上为今天早餐准备的。现在，这苹果就成了他唯一的早餐食物了。无论如何，当他狠狠咬下一大口时，便十分确定，这苹果可比脏兮兮的、通宵经营的咖啡店里能够提供的早餐要好得多了——就连那样的早餐，他还要靠那两个看守的怜悯恩赐，才可能买到呢。此刻，K.感到心满意足，满怀信心，尽管今天上午银行里的工作会被耽误，但他在那儿的职务相对比较高，很容易就能被原谅。到时候应不应该说出旷工的真正原因呢？他认为，自己需要这样做。如果银行里的人们不相信他的话（在此种特殊情况下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），他可以让格鲁巴赫夫人为自己作证，或者也让屋子对面那两个老人帮忙——他们现在可能又挪回到这个房间对

面的窗户那儿了。K. 觉得很奇怪，至少，那些看守的思维方式就已经让他感到困惑不已：他们居然让他回自己房间，并且放任他一个人在这里待着。要知道，他要是想在房间里自杀，可是有很多办法的。不过，与此同时，他也扪心自问：以自己的思维方式，他会因为怎样一种原因，才可能去做那样的事。仅仅因为隔壁房间的那两个家伙坐在那里，剥夺了他的早饭吗？自杀，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，即便他真想要自杀，也会因为这件事本身的无意义而无法成行。要是那两个看守智力上的局限性并没有那么明显，那么，他们也能够确定，因为完全相同的理由，放任他独自待在这房间里，是不会发生任何危险的——他们现在要是想看的话，完全能看到房间里发生了什么：K. 走向一个小壁橱旁边（他之前在壁橱里存放了一瓶上好的烈酒），先倒上一小杯，一饮而尽，以此来替代没来得及吃的早餐，然后又倒上一小杯，给自己鼓劲，最后一小杯，仅仅是为了以防万一——这也是理所应当的。

就在这时，隔壁房间突然传来一阵喊声，吓了 K. 一跳，连牙齿都磕在了杯子上。“监督官传唤你了。”这是喊声的内容，作为命令而言，K. 是相当欢迎的。使他感到吃惊的，反而是叫喊本身：这种急促、顿挫，如军队口令般的喊声，K. 根本就不相信这居然会是从看守弗兰茨口中发出来的。“终于来了。”K. 也用喊声回应道。他立即关好壁橱，急忙赶回到隔壁房间里。两个看守站在那儿，一看到他，马上又把他撵了回去，那态度就仿佛毋庸置疑、根本无须解释一样。“你是怎么想的？”他们叫嚷道，“只穿一件睡衣，就想

去见监督官了？他会痛揍你一顿的，连我们也要遭殃。”“就让我这个样吧，见鬼，”K. 大喊大叫，不过此时，他已被撵到了自己房间的衣柜前，“既然把我从床上折腾起来，也就别指望让我西装革履了。”“这样说也没用。”看守们说。只要K. 一叫嚷，他们马上就噤声屏息，甚至看上去都有些可怜了——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把K. 彻底弄糊涂，或者多少让他恢复些理智。“荒谬的形式主义！”K. 依旧咕哝不停，但已经顺从地从椅子上拿起一件外套，两手撑开摆弄了一小会儿，仿佛是想让看守们替他决定该不该穿。看守们不约而同地摇摇头。“必须穿上一件黑色的外套。”他们这样说。K. 把手里的外套扔在地上，说（他自己也不知道，他为什么会鬼使神差地说出这么一句话）：“这又不是审判。”看守们微微一笑，但仍旧坚持道：“必须穿上一件黑色的外套。”“如果这样做是为了让事情能够处理得更快些的话，我可完全没意见。”K. 说罢，便主动打开衣柜，在一大堆衣服里面找了半天，最后挑选出自己最好的一件黑色衣服：一件西服上衣，其腰身剪裁之精妙，连熟人们见了，几乎都要赞叹不已。除了这件外套，K. 还专门找了件衬衣，小心仔细地穿起来。K. 私下里想着，自己在加快案子处理速度这件事上，已经完成得够多了，看守们到底还是棋差一着，忘记强行让他去洗个澡了。想到这里，K. 暗中观察了他们一会儿，看他们是不是有可能想起来：但是，他们显然并没有想起这点，与此相对的，威廉姆倒是没有忘记让弗兰茨去给监督官带个消息，说K. 此时正在换衣服。

穿戴完毕后，威廉姆便在身后紧紧跟着，K. 不得不跟他一起